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	李以助(1)
淮海战役期间蒋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	郭汝瑰(46)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	杨伯涛(57)
淮海战役始末	杜聿明(91)
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被歼记	胡临聪(138)
邱清泉第二兵团被歼记	邱维达(146)
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	文 强(159)
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	宋希濂(176)
黄百韬的起家 and 败亡	陈士章(193)
向美国记者献媚的一次战斗	陈远湘(212)

附注

对《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三十一辑、第三十四辑

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

李 以 助

前 言

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为徐州会战)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国民党军撤守淮河南岸止,历时六十余天,双方兵力达一百多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决战在世界各国内战史上是罕见的。这个会战的结果,国民党军惨败,共产党军(人民解放军)全胜。因此,在精锐消灭殆尽的情况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败亡已成了定局。但蒋介石原以徐州战场乃四战之地,防御困难,不愿在此地区决战,后来之所以在徐州附近打,是被迫无奈的,这就是说在毛泽东战略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军也不得不听从。这一种历史奇迹在世界战史中也是罕见的。正因为这个会战在国民党方面是被迫的,蒋介石的总统府与其作为统帅部的国防部,指挥步骤很乱,扶得东来西又倒,在政略、战略、战术上的指导与运用,决心与处置,后勤系统的调整与布置,俱没有作好准备。在作战方针与指导要领变更中,加上内部矛盾变化,除统帅部与方面指挥部一些阴谋诡计外,在战场上出现一片哀怨之声,和一堆可耻的事情。本文是从蒋介石侍从系统角度来叙述蒋介石与战场指挥官的阴谋措施的。

我在淮海战役中,不是担任哪一级的战场指挥官,我的职务是蒋介石的一个近随幕僚、国民政府(后改称总统府)参军处的高级参谋(后改任“参军”),临时派兼“国民政府主席(后称总统)特派战

地视察官(员)”。蒋介石授予我的任务是“监军”。在业务上主要是受参军长薛岳领导,次要受军务局(后改称第三局)局长俞济时领导,特殊事情则受蒋介石直接派遣,所谓“钦差”。

我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由粤桂南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任内,经蒋介石电调回“国府”工作。三月间被派至徐州战场“监军”(监督军队),在鲁南、苏北、豫东、皖北视察过各绥靖区、各兵团及其所辖军队,并视察“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所直辖的特种兵部队(徐州司令部后改称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历时八个月,不通过国防部直接为蒋介石提供内部情况。十一月四日蒋介石又指示:“着重在视察战场纪律及‘剿总’指挥情况与部队战力、战果、士气的调查。”因此从十一月七日起,我便亲身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由十一月七日迄十一月底,我主要视察徐州“剿总”的指挥,与监视第二、第十三兵团解碾庄第七兵团之围的情况。由十二月三日迄二十日,我主要是视察蚌埠及淮河沿线,监督(视)第六、第八两个兵团解双堆集第十二兵团之围的情况。本记所列举的战场情况多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现场了解,有的是后来回到南京总统府才了解的,道听途说的不列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蒋介石下野回溪口时,我已离开总统府到福州搞第二线战略配置工作。蒋介石在幕后作最后挣扎的阴谋容另文写述。

一 淮海会战前的基本情况

自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济南解放后,国民党重点防御体系,在各地次第瓦解或岌岌可危。在山东除青岛孤立一个战略据点和临沂王洪九的土顽盘据一空城外,其余甚少凭借。徐州“剿总”在刘峙指挥下,以郑州为中心的防御线实际上已龟缩成为一点,因此主要只留下徐州、淮海为中心的防御线而已。其他战场如东北“剿总”卫立煌指挥下,以沈阳、锦州、长春为中心的防御线,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下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防御线,也逐步为人民解

放军包围,均陷入内线作战,捉襟见肘,基本上已无法突破转圜线,再度转为攻势作战的可能。至于胡宗南指挥下的西北地区、白崇禧指挥下的华中地区,当时是非主力战场,形势尚不严重。

国民党的统帅部当时也看到了局势的急剧转变。一方面看到共产党此时已分别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各部人民解放军分别整编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及直隶于解放军总部的华北野战军,显示出准备全面转入攻势的布置,其中特别是二野刘伯承、三野陈毅所部,已分头东进与南下,情况愈来愈紧。另一方面又感到久战之后,物资缺乏,货币贬值,造成民怨沸腾,士无斗志。特别是军队整编之后,原任总司令的改为整编军长,原任军长的改为整编师长,原任师长的改为整编旅长,老牌将领的虚荣名位观念很受打击,心理上有所不满。自转入重点防御以来(国民党反人民作战,在战略上有四个转折点:一九四六年五月国防部成立之日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属全面进攻阶段;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四月属重点进攻阶段;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属重点防御阶段;一九四九年四月到年底属最后挣扎阶段),一般战场指挥官信心非常动摇。何应钦从美回国任国防部长后,有鉴于此,建议蒋介石做出相应的对策企图挽救:

(一)增设若干绥靖区加强对地方控制,各绥区司令官兼行政长,有任用与撤换地方官(县长)的权力,实行党政军一元化(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时所议的总体战方案部分付诸实施)。

(二)从九月一日起恢复一般军师番号,撤销整编军师旅番号,原整编师长恢复军长、整编旅长恢复师长职,以振士气。

(三)加强兵团组织,一个兵团最少指挥三个军以上,企图以三个有力量的兵团,对付人民解放军一个野战军。

十月中旬以后,国民党由于兵力不足,企图集中力量以对抗解放军的进攻;在山东除青岛外,其余地区放弃;在河南郑州、开封、商邱诸点,亦准备放弃,将兵力集中在徐淮作为保卫京畿外围以巩固统治。从国防部通信总队所联系与领导的监察台,侦出山东地区

解放军纵队一级的电台均南移，河南地区解放军纵队一级的电台亦东移，刘伯承、陈毅两部是否合力尚难断定。惟蒋介石已策划从华中、东北、华北地区抽调兵力集结徐淮作决战准备。与此同时，已下令“陆总”所属十五个陆军训练处加紧征补与练兵作为第二线预备兵团（一个训练处等于一个预备兵团），这是蒋介石防备主力打垮时的最后挣扎的战略布置。

二 会战前的战斗序列与战略配置

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徐州战场上解放军二野部队东移的形势业已证实，三野主力由鲁中南移，其苏北的一部也业已北进。徐州“剿总”刘峙所指挥的，大部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第一阶段已向徐州集结五十万人，二阶段增加十万人，三阶段增加十万人，全战役共七十万人，其中正规战列在六十万人以上。兹将会战前的战列与位置和会战中新增战列与位置列述如下：

（一）会战前的战斗序列与战略位置

1. 绥靖部队：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指挥七十七军王长海部，五十九军刘振三部，守备峰、枣、临城、台儿庄地区（徐州东北外围）。

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指挥六十八军刘汝珍部，五十五军曹福林部，原守备开封、兰封、归德之线，已撤退至蚌埠以北守备淮河地区。

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指挥四十四军王泽浚部及非正规军鲁南王洪九部两个保安旅、海州一个挺进支队、连云港两个守备总队（会战前曾配属一百军周志道部归其指挥，会战开始尚未到达，该军后改为黄百韬兵团指挥），守备海州、连云港及灌云、赣榆地区。

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周岳，指挥二十一军刘雨卿部，一二三军顾锡九部，第四军王作华部，第五十一军王严（后改王秉钺）部，守

备淮阴、淮安、江阴、两泰地区(未参加本会战决战,只受命牵制,不列入本会战参战兵力)。

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指挥第五十军叶佩高部,第三十二军赵琳部,守备青岛附近地区(未参加本会战决战,只受命牵制任务,不列入本会战参战兵力)。

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陈鼎勋,指挥二六八师、一〇六师及非正规的警备部队六个团,守备郑州及其以北地区(本会战前十月底已被歼,不列入本会战参战兵力)。

2. 机动部队:

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指挥第五军熊笑三部,七十军高吉人部,七十四军邱维达部,会战前由豫东、皖北向徐州附近地区集结中。

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指挥第二十五军陈士章部,六十三军林湛部(十月下旬陈章继任),六十四军刘镇湘部,在十一月六日会战前几天徐州“剿总”将原归第九绥靖区指挥的四十四军王泽浚部,及一百军周志道部改归该兵团指挥,会战前集结在徐州以东新安镇为中心的徐海段沿线。

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指挥第八军周开成部,第九军黄淑部,由烟台及葫芦岛海运集结徐州以南地区。该兵团之三十九军王伯勋部在昌黎(秦皇岛附近),会战前未赶到,后由徐州“剿总”将原守安阳之三十九师司元恺部空运来徐州,扩编为一一五军拨归该兵团指挥。

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指挥第四十一军胡临聪部,四十七军汪匣锋部,第九十九军胡长清部,十月下旬撤离郑州经开封、商邱、亳州、涡阳向蚌埠前进中。

3. 直辖部队

(1)直辖的部队(预备队):第七十二军余锦源部,集结徐州九里山。第一〇七军孙良诚部,集结徐州东南之睢宁双沟地区。第十二军舒荣部,在徐州以西砀山附近集结,该军是由原在兖州被歼之

十二军残部一一二师于一凡部，及暂二十四师（改编为四十六师）黄宗颜部编成。孙良诚、黄宗颜两部都是伪军收编的。

（2）直辖的特种兵独立团：A. 工兵：第一、第十八、第二十一等三个团，B. 炮兵：第四、第七、第十一等三个团，C. 通信兵：第二、第八等两个团，D. 辎重汽车兵：第二十四、二十六两个团及一个独立营，E. 铁道兵：第一、第二两个团，F. 警卫兵：第一、第二两个团，G. 战车第一团，H. 宪兵第十五团，I. 化学兵第十三团（对外称重迫击炮），J. 高射炮兵第十一团。

（3）直辖的战临部队：

A. 特务部队：交警第九总队及七个特务大队（即策反部队）。

B. 四个暂编纵队，由皖北、苏北、鲁南、豫东四个师管区编成。

C. 十六个地方保安团：计有鲁南行政专员王洪九所率的两个保安旅（四个团），冀豫鲁边游击指挥官邵鸿基所率的三个保安团，徐州市长张文心所率的两个保安团，挺进第一支队王宏鸣部以及鲁西豫东各行政专员所率的保安团队。

（二）会战中新增的战斗序列及战略位置

1. 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指挥第十八军杨伯涛部，第十军覃道善部，第十四军熊绶春部，第八十五军吴绍周部，会战开始后由华中“剿总”战列拨入徐州“剿总”序列，由河南确山经阜阳向宿县前进中。

2. 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由原任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改调，该绥靖区撤销番号），指挥东北华北来的第三十九军王伯勋部、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及第九十九军胡长清部（原隶十六兵团会战后改拨的），由十一月下旬以后即守备淮河。

3. 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由原任第四绥靖司令官改调，该绥靖区番号撤销，改编为第八兵团，指挥部队同前，十一月中旬即担任守备淮河。

4. 总预备部队：由华中调来的第二十军杨干才部，第二十八军李勃部（后改刘秉哲），及由皖中调来的六十六军罗贤达部，这三个

军是徐州“剿总”窜蚌埠之后的总预备部队，集结于明光以迄滁县铁道沿线。

三 放弃原定守淮河的作战计划与 被迫在徐州决战的原因

（一）原定计划是守淮河以确保京畿外围

济南解放后，解放军大军南下，蒋介石决心放弃徐州，因为他一再强调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且后方联络线过长，兵员粮弹补充困难（据徐州第一补给区刘司令说徐州粮食储备只有二十一天），兵力调动运输迟缓，如一旦联络线被截断就会陷于重围。且蒋介石一生唯心迷信，四面楚歌垓下被围的历史故事，就是发生在徐州（古彭城）附近地区，这更使他有所避忌。据联勤总司令郭忏告诉我，十月下旬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海空联勤四个总司令在官邸（南京黄埔路）汇报时，都十分了解徐州贮粮缺少、补给不便；大军在徐州持久作战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共军陈毅率部南下时，蒋介石决定不守徐州，退守淮河来确保南京外围，并企图在淮河附近地区挫败解放军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至于山东地区，原定以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率五十军及三十二军固守青岛，苏北地区则以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率第四十四军及另增一个军（按即一百军）来守备海州及连云港，企图作为日后配合盟国反攻基地，这两个基地以就地抢丁抢粮作持久战准备。

（二）临时决定在徐州会战是被迫的

在淮河决战的计划已定，蒋介石最后又加改变，迟误战机，招致全军覆灭，这个问题内容很复杂。我跟随过蒋介石父子，可以从许多方面说明蒋介石的措施，实际上是受到毛主席的指挥。自一九四八年转入重点防御阶段以来，各级战场指挥官虚报敌情、虚报战绩，是司空见惯的。蒋介石的统帅部得到的情报不是过时了，就是不真实，使“算”与“断”非常不准确。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在兵学运

用上比较有办法,也感到头痛,一九四八年春他在孝陵卫军官训练团说:“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虚报战果,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造成上级综合分析与判断的困难。每每策定一个计划,随之落空,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始终跟敌人走。敌人以快打慢,围点同时打援,以多吃少,我们在战略上被动,所以打败仗。”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厅长侯腾对我说过:“国防部预备了一百零四部电台想打进‘匪区’,但到了边缘却进不去。后来只有四台在教会掩护下在鲁北进入了,但发不出电报,‘匪区’组织严密。相反的,共产党在我方布置电台却很多,我方对敌人行动可靠来源是依据监察电台。”在我所视察过的兵团、绥区部队四十六个单位、二十余万军队中所见到的,虚报与被动,加上指挥方法落后,情况的确如此。

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原定在十一月上旬转移完毕,但蒋介石在十月下旬来往北平、葫芦岛、南京间,想作多方面挣扎,一面又迟疑,怕徐州之撤,影响人心。当十一月一日看到解放军还在滕县、费县、北临沂外围休整,南下较缓(其实那时解放军是在集结主力作包围黄百韬兵团新的布置);又看到河南方面解放军东移甚缓,二三野战军是否合拢,企图不明;同时白崇禧有从豫南方面采攻势以牵制刘伯承的东调企图,因此十一月三日仍未行动。蒋介石在此时决心有所变更,十一月四日,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来徐州传达命令,仍决心守徐州;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向徐州集结;令孙元良兵团不开蚌埠,改向宿县集结;令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火速由豫东车运集结蚌埠沿淮布置;令一百军不开海州;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放弃海州,率四十四军西调集结徐州;令第七兵团掩护九绥靖区部队西撤完毕即向徐州集结;令联勤急运粮弹补给徐州部队,并先将徐蚌沿线存粮存弹交第一补给区提运。顾祝同临走嘱李弥兵团应先占徐东大庙及其东北,掩护黄百韬、李延年所属西撤。六日发现三野主力已迫近郯城、邳县以北费县以南,距新安镇不足八十里,当时运河浮桥未架,黄兵团希望安全西转,侧敌前进已不可能,蒋介石这一改变计划成为该集团是役败亡先决条件,因为黄兵团指

挥五个军,如先被击败,徐州必败已成定局。

四 关于指挥方面的矛盾和统帅人选的决定

徐州会战,方面统帅人选有问题。原来在华东区,就有一个徐州“剿总”作为方面统帅的。在华中区,另有华中“剿总”,惟地区很辽阔,指挥有困难,加上资格威望、指挥能力、派系地盘等关系,却产生不少矛盾。据总统府参军长薛岳告诉我,蒋介石在会战前曾反复研究,作出调整,企图从指挥方面来挽救战局。下面列举三个指挥机构人选的决定经过。

(一)成立国防部指挥所统一华东、华中指挥问题

这个统一指挥的计划,当十月下旬三野十多个纵队南下已进入鲁南边缘时,蒋介石很着急,很想在蚌埠另外设立一个国防部指挥所,由白崇禧充主任,统一指挥对付陈毅、刘伯承的联合作战。原因有二:一是蒋介石认为徐州“剿总”刘峙资格虽老,过于循情犹疑,不能当机立断,怕他贻误戎机。一是徐州战列部队虽有第二、七、十三、十六等四个兵团,加上四个绥靖区,论兵力只能对华东陈毅所部,如中原(华中)刘伯承部合力攻徐州,则又感兵力不足。那时非调华中“剿总”战列部队不可,要调华中兵力又非白崇禧同意不可。蒋介石为了便利指挥调动灵活,所以希望白崇禧来统一指挥。由于白任过国防部长,以总司令指挥总司令不便,所以使用国防部指挥所主任名义,以便统一指挥,来和解放军主力决战。十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白表示同意,但当蒋催他月底到蚌埠指挥时,他突又变卦,复蒋电:“陈刘两军未合围,华东由经扶(刘峙的别号)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必要,届时按情况兵力调动,均以大局为主,请释念。”表示不来就任,原因不详。据俞济时说,白在十月底曾偷偷地飞至合肥和其桂系将领李品仙、夏威等商量过,怕形势不利,难于脱手,同时想留一个情面给刘峙云云。这是俞获得的情况,姑记于此。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曾将此企图向刘峙说明,并勉刘要

顾大局、识大体；但刘心中闷了好几天（该总部副参谋长章毓金十一月八日告我）。十一月十日我就此事问该总部参谋长李树正，李表示很不满，并说：“多此一举，老白又不是三头六臂。”是晚我见着刘峙，他愤慨地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蒋介石）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弦外之音对统一指挥的措施是不满意的，其中尤以该总部高级幕僚反对尤甚（这些事我次日电告了蒋介石）。

（二）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人选的决定问题

（1）前进指挥部的性质与职权范围

前进指挥部这一个指挥机构，仅次于“剿总”，职权驾于兵团绥区之上。这个指挥部的历史沿革概述如下：原来在一九四六年，河南战场设有郑州绥靖公署，在苏鲁战场设有徐州绥靖公署，作战地域划得很清楚，共产党方面，人民解放军陈毅、刘伯承两部在豫鲁作战互相策应，配合得很好。而国民党方面互相牵制，配合得很差，使国防部感到兵力调动困难。在顾祝同、刘峙充郑州绥署主任，薛岳充徐州绥署主任时，互相磨擦最为显著。自一九四七年春薛岳为莱芜战役打败仗被撤职之后，蒋介石为补救指挥机构的缺陷，统一豫鲁战场指挥权，特任命顾祝同在徐州设立一个“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另在郑州设立一个前进指挥部归徐州司令部统辖，指挥部设主任一人代顾祝同指挥该方面的军事。当时前进指挥部主任孙震是由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升充的。一九四八年五月，顾祝同调参谋总长，该司令部改组为徐州“剿总”由刘峙任总司令，郑州前进指挥部指挥关系同前。是年秋，孙震调川鄂绥靖公署主任之后，郑州地区形成了一个孤点，该地区的四十一军、四十七军、九十九军编成一个第十六兵团，由孙元良任兵团司令官兼前进指挥部副主任，主任一职人选未定。

（2）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人选的决定

蒋介石在十月中旬决定放弃郑州，将新编成的十六兵团东调，

刘峙即将该地前进指挥部撤至徐州，建议国防部遴选黄埔军校第一期出身、曾任兵团司令以上、资深而有作战经验、能孚众望者一人，以副总司令名义兼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同意此案，便以宋希濂、杜聿明合条件，签请蒋介石核定。当时宋在华中“剿总”序列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杜在东北葫芦岛指挥作战，两人均是何应钦系骨干分子，当年曾反对过陈诚的，在派系人事上配合刘峙、代替刘峙指挥均很适宜。最后由蒋介石决定调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回徐州，充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以辅刘峙之不足。迨杜到达徐州时，淮海会战已开始几天。据刘峙的机要科长周某告我：“邱清泉、李弥均拥护杜聿明回来，老总同意，乃去电总统请调的。”

（3）徐州“剿总”蚌埠指挥所的成立与人选的决定

徐州“剿总”原计划撤守淮河，在会战开始前后到达蚌埠集结的部队，除原驻该地的九十六军外，新到的有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的六十八军、五十五军及原归十六兵团建制的九十九军。蒋介石已开始从东北葫芦岛调三十九军、五十四军海运回蚌埠守备淮河。十一月十日刘峙建议蒋介石派副总司令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回蚌埠兼任指挥所主任，蒋复电同意，命李延年火速前往布置守淮河，确保后方安全。十一日早上李率领第九绥靖区司令部少数人员乘机赴蚌，惟该指挥所设立不足二十日即行撤销。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峙率“剿总”少数幕僚逃往蚌埠所谓坐镇后，该指挥所即无存在的必要。李延年于是专任第六兵团司令，指挥第五十四军、三十九军、九十九军进出淮河，企图解黄维之危。刘汝明部改组为第八兵团除原有六十八军、五十五军外，另拨九十六军正式归入该兵团建制。据李延年在十二月五日告我说：“刘汝明在蚌埠保全实力，不听调动，拨入刘汝明指挥的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却又不听刘的指挥，中央与杂牌划了鸿沟，大敌当前，胜不相庆，败不相救，焉有不亡之理。”由此看出，在会战中不仅徐州慌乱，在蚌埠也是慌乱不协调的。

五 第九绥靖区放弃海州、 连云港战略要点的经过

(一)国民党盘据海州三年来概述

国民党占据海州、连云港地区整整三年(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守备该地部队初期是整编五十七师(未整编前的七十九军)段霖茂部,中期是整编二十三军李良荣部,后期是整编四十四师王泽浚部(撤退前改为四十四军)。蒋介石对此战略据点很重视,因为该地是陇海路终点、苏鲁边门户,且通海运,在经济上是产盐基地(有盐都之称),所以在军事上留有重兵守备。一九四八年十月我视察第九绥靖区及四十四军时来到海连,军务局曾电令我召集当地党政军及盐场代表在连云市府开会,广泛征求整理该港的意见,企图坚守。在海州连云地区,北自赣榆,南至灌云,东至连云岛,西至白塔埠均构有据点工事。在海州锦屏山构筑有大小数十个据点,积年累月地加工。旧城新浦连云市区内也有巷战据点铁条网的设备。该地区内粮食不足,军粮接济不上时,守军即纵兵四出搜抢。区内树木为构筑工事几乎砍伐殆尽(以连云山为最甚)。该地因战略地位重要,中统、军统特务分子纵横,并设有“党政军特种会报”的机构来对付共产党及镇压人民。在一九四七年秋迄一九四八年秋一年之中,由特种会报判决交由四十四军执行活埋于锦屏山下的革命人民就有一百余人,其残酷可见一斑。

(二)从固守到放弃的经过

关于固守海州及连云港问题,在济南解放后,十月中旬以来,意见颇为分歧。总统府参军长薛岳建议在山东青岛成立一个山东挺进军总部,并保荐李玉堂任总司令接替刘安祺,并另将海州之四十四军撤至青岛,必要时将海州放弃。赋以李玉堂任务是在山东地区抢壮丁南运,以免资敌。蒋介石批示:“李玉堂失兖州,庸碌低能,不能再用。”何应钦建议放弃青岛,将青岛两个军调至海州固守。蒋

介石认为青岛有美军配合,在国际上地位重要,应予固守,主张青岛、海州两个战略要点同时固守。海州李延年兵力不足,另抽部队增防。十一月二日上午刘峙电告李延年调一百军周志道部兼程来海州,要李作固守的措施,预为该军安排驻地。但四日下午李延年又接刘峙来电:“周志道部另有任务,不能东调。”于是该军于途中又折回新安镇,当时李延年在浦发牢骚地对我说:“举棋不定,亡国之征。”

海州撤退经过:在五日入夜不久,新浦盐店总经理唐某(江西人)来会李延年(按李爱吃大烟,曾在唐某的盐号吃烟,姓唐的乃是刘峙搞盐生意的经纪人),他向李说:“老总(刘峙)来电要我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李问他:“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他说:“不要海州了!”李延年回头对我说:“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失漏军事机密,不败何待!”后来我们等到午夜十二时五十分,才接到刘峙来电,决定在六日撤退,放弃海州连云地区。李随即召各军师长、绥区各处处长,及海连地区行政专员、市长、县长、盐务署长、法院院长等机关负责人宣布放弃海连计划:(1)部队及团队与党政机关人员一律步行至徐州。(2)财政、盐务、司法、商业、学校人员乘盐船海运至上海。(3)六日拂晓分别行动,应于七日撤退完毕。陆行的由四十四军掩护,海运的由税警团掩护。在黎明前,海州高等法院钱院长及朱检察官来请示李延年,关于在押的犯人除民刑事外,其中有未判的政治犯八十余名如何处理,李和我商议,认为押解困难,处决未奉令,乃决定释放了事。李延年出具证明,当时该检察官惶恐万状,匆匆辞去,以后执行情形不详。黎明全市震动,混乱不堪,我听到朱专员妻子哭着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说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欺骗宣传,裹胁老百姓跟随逃难,已经遭到群众的不满。

六日六时开始行动,除集中连云港撤退的人员、物资候船撤至上海外(当时只有运盐船三艘,上海港口司令部拨来的船未到),陆路撤退的序列是第九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第一挺进支队王

宏鸣部,第四十四军王泽浚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所辖东海、灌云、连云、赣榆各县府、各县党部及保安团队,最后是学生、商民各色人等。昼夜行军,缺少食宿,饿倒道旁不少,一直拖至八日始通过新安镇。到达运河桥时,由于解放军已赶到,第七兵团后续部队不管百姓,强行通过,百姓死伤淹死运河者难以计数,在连云港为抢船坠海被盐警伤害者以百计。这是蒋介石派兵盘踞海州三年危害人民的最后情况。

六 第七兵团的被歼与黄百韬之死

(一)第七兵团在新安镇麇集时的混乱状态

黄百韬是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心腹,原任二十五军军长,该军是在抗日战争中危害新四军立下“功劳”的部队,是顾祝同的基本部队。它在一九四八年六月豫东睢杞战役中,倖免于被歼灭。当时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被俘,顾祝同为扩充自己势力,向蒋介石保准以黄百韬升第七兵团司令官。蒋介石认为黄在豫东建立殊勋,并奖以青天白日勋章,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给奖大会上为黄亲自挂上。黄百韬兵团原指挥的部队除自己所带的二十五军外,另指挥粤系的军队六十三、六十四两个军,在九月间即集结徐州以东新安镇附近,一再进犯沭河地区,在战略上企图阻止苏北地区解放军北上,遮断徐海交通,借以巩固徐东的外围。惟自济南解放后,十月中旬以来,该兵团分别集结于新安镇附近,整补待命(只以一小部监视沭河及鲁南郯城地区),准备对付解放军主力南下。十一月一日情况已紧张,黄百韬令各军加紧备战。十一月五日刘峙下令将原定开海州的一百军改归该兵团指挥,六日下午刘峙又下令将第九绥靖区指挥由海州西撤之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之后,改归该兵团指挥,该兵团所指挥的部队已达五个军,是徐州“剿总”序列中最大的一个主力兵团。在蒋介石原定总撤计划(十一月上旬)是要该兵团掩护南撤的最后部队。迨十一月四日,蒋介石改变作战计划,决定在

徐州会战时，刘峙原定该兵团五日开始向徐州集结，惟迨五日早刘峙电告要黄百韬兵团掩护第九绥靖区主力西撤，迨四十四军先头到达新安镇之后才开始行动。因此种种迟误，加上黄百韬未重视通过运河困难，预先未架设桥梁的疏忽，在六日午夜当面解放军约七个纵队主力，已迫近郯城以北费县以南迄台儿庄枣峰地区，大兵团侧敌行动，局势异常不利。七日黎明该兵团才开始按一百军、六十四军、兵团部、二十五军、四十四军顺序向徐州前进，先头一百军之四十四师到达八义集，即被解放军南线兵团由宿迁北进的部队所阻击；其后续在运河桥要口为北线解放军先头部队所阻击，于是被迫麇集于碾庄附近应战。该兵团之六十三军则由新安镇向西南前进，企图在窑湾渡运河，七日夜被包围，强渡一部过河西，在八日同时被歼。这一绪战，该兵团无法集结徐州，将为解放军先行吃掉。黄百韬在六日夜就作过为了救四十四军，全兵团不堪设想的预言。

（二）黄百韬在六日深夜的最后留言

十一月六日下午六时许，第九绥靖区司令官和我乘车先行由海州到达新安镇，用过晚餐即驱车到第七兵团司令部。刚抵该司令部门口，我即遇见该兵团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我们是广东同乡，陆大先后期同学，一见面他握着我的手不放，他说：“这次见面，我们要永别了，我是替死鬼呀。林湛有病走了，要我来接（林湛原是该军军长，一个月前调差由陈章继任）。现在敌人从南北两面来包围我兵团，黄司令官要我军从窑湾渡河，这样做全军危险。我非死不可呀！”当时我知道形势这样严重，非常惊奇，我劝慰了他，随即匆匆分手（我九日在徐州得悉陈章八日渡河时负重伤，不能行而自杀）。于是我迅速入见黄百韬及其参谋长魏翱，黄刚刚举行紧急军事会报完毕，他马上就地图位置对李延年及我说明敌我形势，他说：“陈毅的部署是想先打七兵团，现在兵团战略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打则孤军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且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来架设运河桥梁，我已命六十三军从窑湾强渡，其余各军明早西行，转进太迟了。为了掩护四十四军从海州西撤，贻误